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第二辑



红月亮

斯·巴特 / 著 赫日克 / 译

作家出版社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 第二辑

红 月 亮

下

斯·巴特 / 著

赫日克 /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月亮/斯·巴特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4. 10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ISBN 978 - 7 - 5063 - 7660 - 0

I. ①红… II. ①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0431 号

红月亮 (全二册)

作 者: 斯·巴特

译 者: 赫日克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450 千

印 张: 37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7660 - 0

定 价: 62.00 元 (全二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三十八章 灰头

不能急于求成，我们即使认准了方向亦应
仔细斟酌、认真观察，这是我所得到的教训。
应该学习社会，要尊重自然规律，否则再英明、
再有天大的本事也将一事无成。

进出原始森林的大门尚未开启，无路可行。兴安岭的松树林、柞木林、桦树林……哪有什么出入口！

日本投降的那年冬天，兴安岭下了场大雪。九月初开始下起的这场大雪，一直延续到冬至。一切都披上了冰雪的盔甲，皑皑茫茫，路面板结打滑。

路再滑也得走哇，人们知道自己所要前往的方向。

日本人败落后能否得安宁？殊不知更大的混乱还在后头。在这乱象丛生的年代，假若没有了争斗和喧嚣，会让人们误以为生命已然终结。

光复后，东蒙革命青年团改称内蒙古革命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直接参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1946年1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葛根庙主持召开了各界民众代表大会，首先选举产生了主席团成员和理事会成员，又按会

议程序选举博颜满都呼为东蒙自治政府主席，哈丰阿为秘书长，阿思根为公安部长兼公安军司令员，理事会会长为玛尼巴达拉。中国共产党派胡秉权出席了大会，还做了长篇发言。

“中国共产党主席是毛泽东，八路军司令员是朱德，部队人数已超二百万，用小米加步枪赶走了日寇。共产党的宗旨是让广大人民群众获得自由和解放、消灭剥削和压迫、生活美满幸福，最终带领大家步入共产主义社会。何为共产主义？那就是吃什么有什么、想什么来什么，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个绝对自由平等、无限幸福的社会。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列主义的政党。我们党不分民族宗祖、不分宗教信仰，为解放饱受压榨的劳苦大众和被歧视民族的彻底翻身而奋斗。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不愿让你们实行自治，不是派吴焕章任兴安省长来了吗？我们共产党、我们毛主席、我们朱德总司令，不仅同意还支持你们自治，蒙汉人民团结起来，把国民党赶出内蒙古！我们会战胜所有敌人，我们必胜！……”胡秉权的长篇讲话振奋人心。

代表们热烈鼓掌，胡秉权作为一个大党的代表，信心十足地坐在主席台上。

胡秉权受共产党的派遣，原在兴安省突泉县搞地下工作，后被国民党特务抓入监牢，阿思根将军辖内的第二团占领突泉时才将其解救出来，他才有幸与会。

葛根庙会议后，科尔沁草原上各旗组建新政的工作有序地开展起来。各旗召开代表会议，加强公安和地方安全工作，蒙古族人与共产党携手，共同抵制国民党在东蒙古地区组建省府，系这一时期的主要斗争目标。为了革命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总体需要，上级号召有必要进一步扩充青年团组织，狠抓武装部队建设和武装斗争。

内蒙古的出路在哪里？漠南蒙古族如何是好？兴安岭腹地的蒙古族人，对这一原则性的问题该怎样回答？

1946年4月3日，在承德召开了内蒙古东西部会议，延安派来的以乌兰夫为首的西蒙代表团和以博颜满都呼为首的东蒙自治政府代表团，把这一重大问题摆上桌面，公开进行讨论。其实这可谓中国共产党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之间的首次谈判。

会上争吵得非常激烈，因为这是关系到内蒙古究竟走向何方，关系到内蒙古人民的命运和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人们争得面红耳赤，各抒己见。最终，由于哈丰阿的醒悟和加入共产党组织，再加博颜满都呼的妥协，成功达成谈判：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取消东蒙自治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内蒙古自治运动，成立了以乌兰夫为首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议决定，东蒙革命青年团和东蒙自治军分别改称内蒙古革命青年团和内蒙古自治军……

对于这些重大事件，一般军民哪能知晓。过了很长时间，巴图托拉嘎才从阿斯拉图口中得到点内情，他埋怨自己脑筋太过僵化，竟然一无所知。

但所有事件并不都是无声无息发生，而是按照它应有的规律和时间表推进。就在这关键的非常时期，三团军营发生了一件震惊王爷庙的事件。

连续几个夜晚，远处不时传来猫头鹰凄人的怪叫声和山猫、野狼的哭嚎声。伴随着这些怪异的声音，野风吹来了青草的阵阵芳香，预示着美好季节的到来。一天早上，传来了女人的哭喊声，一个披散着烫发头、脚穿拖鞋的长脸女人闹到了军营门口。

“你们这里一个当兵的，灰头土脸的一个矮个子，强奸了我……”三十多岁的女子就像刚刚下过蛋的老母鸡般直着脖子叫唤，惊动了整座军营。

“谁稀得鼓捣你！看你那德性，你才是个灰头货！……”一名年轻战士顶撞着这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哈日什么来着……哈日……脑亥！我让这条黑狗咬了一口，

你不相信吗？”女人继续吼叫。

“这个女人以前经常扭着屁股出入日本军营，她的话不靠谱吧？”另一个年轻战士用怀疑的口吻说。

“你说日本兵？日本兵也没把老娘咋样，但你们这些蒙古族兵却强行凌辱我！……”女人的喊叫声越发大了起来。

团长被吵闹声引了过来，当面问她：“你一口咬定是哈日脑亥，你能认出他不？”

“哪能认不出来，他肩膀较宽，后背肉墩墩的，脸黑，发黄的胸毛一直长到小腹，与那黑黢黢的阴毛连在一起，怪恐怖的，吓死我啦！……”

她恬不知耻地说了个详细。

“把哈日脑亥叫来！”团长发出了命令。不一会儿，哈日脑亥在巴图托拉嘎陪同下，推三阻四地来到女人面前，像做错事的孩童一样目光躲闪着，默然伫立。

“怎么回事？你是个军人！如不严惩破坏军人声誉的人，部队成何体统？我们是军人，不是无人管护的晚生公羊！先把他带下去，过后再研究如何处理！”团长铿锵有力的话语，让哈日脑亥着实怕起来，豆大汗珠顺着鼻翼直往下滴，他用斗大的巴掌抹了一下汗珠，直抽鼻涕。

战士们看到这严厉的训斥，知道这不是儿戏，个个吓得缩了脖。

“带走，关禁闭！”团长命令。

“我求求你了，求求……”没人理会哈日脑亥无力的请求声，他被推进低矮潮湿的禁闭室，眼前漆黑一片。

低矮的土房，除北面墙上有一个狼头般大小的排气孔外，没有一扇进光的窗户。哈日脑亥彻底耷拉下了头。他哪能想到，由于一时的心血来潮、一时的享乐、一时的纵欲，让他承受这般无情的惩戒！他朦朦胧胧地想起了上次借宿人家，与南斯勒玛相拥

行乐之事，那少妇渴求爱抚的眼神又浮现在他面前，好可怜的一位蒙古族女子！但那女子对他无埋怨、不讹诈，好像啥事都没发生过似的，还恋恋不舍地为他送行。现在可好，因为惹恼了妓女，不知脑袋能否保得住……

晚上，值勤的战士推开禁闭室木门，送来了高粱米稀饭和素炒白菜。听见板门吱呀一响，吓得哈日脑亥浑身起鸡皮疙瘩，他用乞怜的眼神望向进门的战士，那位却狡黠地撇嘴说：“臭屁的感觉咋样啊？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咧！团首长在开会，为你的事正在激烈争吵。连排长们好像意见较一致，同意枪毙。唉，快吃吧，有点酒就好喽……”送饭的战士走了出去。

哈日脑亥像被重锤击中天灵盖的牦牛一样，塑像般茫然地杵在那里，哪里还有吃饭的心思。

只有狼头般大小的排气孔，别说月光了，连星光都看不到，他的心绪也如同这环境一样变得漆黑一片，就像被放进密封罐里似的憋得寻死觅活，好不难受！……他的肌体虽然尚存，但心却已死去。他想起了早已过世的父母，家乡没有留下一苗亲戚，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只剩他孤身一人苟且偷生。为了逃避被日军抓去当劳工，他潜逃途中参加了军队，可现在，这支部队也难以容身，他将被判处死刑。

是夜，下开了大雨。起初是黑云盖顶、电闪雷鸣，接着是倾盆大雨。禁闭室的小排气孔被利箭般的雨点拍打得逐渐向下扩大。他心想，今夜自己将成为落汤鸡……他万般无奈，备感凄凉。

此时的三团办公室灯火通明、人影幢幢、满屋烟气，争辩声稍缓。

为哈日脑亥的处分问题，人们各抒己见，争论得不亦乐乎。一部分人主张枪毙他，以便达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另一部分人提出暂且留他一命，让他战死沙场；还有一部分人的意见是从轻发落，毕竟他从未接触过女人，只因与一个千人骑、万人睡的妓女

强行发生一次关系，就要他的命，是否有点太过？……

日本人撤离后，稍有和缓的时局又开始动荡起来。国共两党的部队为了守住各自占据的地盘都有所动作，无论城镇还是乡村火药味都很浓。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少一人不如多一人，何况团长为了堵住那个妓女的嘴，不是给她钱，把她打发走了吗？……多数人开始反对枪毙的意见。

这件事的最后决定权落在了团长那儿。团长的态度尚不明朗，也许要报告上级后再行定夺……是夜的讨论未能形成统一意见，人们各自散去。

翌日，天气仍未晴，黎明时雨稍停了一下，小晌午时分又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看来，老天爷不把大地泡个透，这雨是停不下来了。

巴图托拉嘎仔细观察着众人的态度。对于这个在路途中相识的弟兄，他也曾想过，是不是悄悄挖开禁闭室后墙放跑他，然而由于害怕又放弃了这种打算。他知道，如果这样干，被发现后不仅自己在部队难以立足，对哈日脑亥来说也等于火上浇油、罪加一等，其必死无疑。

哈日脑亥的命运会咋样？结局如何？……人们暗自猜测、谨慎观望。团长在小晌午时分由警卫员陪同冒雨前往上级单位。

那一日，天气阴沉，人们的表情也如同这天气般阴沉、郁闷。傍晚，没见团长回来，天已经全黑了，还不见他的踪影，人们开始着急、担心。

夜里，黑云满天，雨不停地在下，似乎还有所加剧。

禁闭室昨天开始就漏雨了，哈日脑亥早已经预知自己会成为落汤鸡，倒也不太着急，泰然处之。死于枪口和让雨水激死，不知有无区别？他在心里对比着。

室内室外一团黑。他站在炕上，头能碰到顶棚。低矮的土房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把脑袋凑近排气孔，贪婪地呼吸着外面的

新鲜空气。从门外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中，他听出来哨兵已轮岗两次。

室内没有一点干燥的地方可供他躺下休息，他站在排气孔处，试着用手扩一扩洞口，但不易办到。他想：如果有一把铁锹或者镐头，老子一定把它掏大，马上抽身！然而抽身后我能去往何处？我将成为无家可归的可怜虫和垃圾！他自暴自弃地叹息着，忽然在闪电的光亮中，发现地上有一条长凳，他跳下炕抓起那条木凳撞击排气孔。妈的，夯筑的土墙再薄也有二尺厚，想用凳腿撞开它根本没门儿。嘻，天啊！我哈日脑亥命该如此啊！……他垂头丧气，感到彻底绝望。

心茫茫，雨霏霏。

疲乏困倦的哈日脑亥坐在那里眯了一会儿。黑夜朝着白昼挪蹭着，万籁俱寂，唯有哗哗的雨声和雨点溅落的水泡声不时从排气孔传来。是谁把老天戳了个窟窿，让雨下得没完没了吧？

一声沉闷的响声惊醒了瞌睡中的人，哈日脑亥的膝盖上砸下了一团湿漉漉的东西，让他切切实实地吓了一跳。从哪里掉下的一堆泥土？他奇怪地仰头望去，只见屋顶漏了一个窟窿，能瞧见夜晚的天空，这一洞天比起北墙上的排气孔少说大三倍。这才叫天公作美，这种想法一露头，他马上来了精神，立即跳起身，伸腰持凳将洞口稍许扩大，往板凳上一站，头就探出了房顶。

他眼望天空，大口大口贪婪地吸着新鲜空气，肘部用力向上一架，没承想顶棚再次坍塌，他狠狠地摔在炕上。挣扎着站起身来看，原来一根檩条、几根椽子连同周边的苦土囫圇掉了下来。他手脚并用将泥土堆积在凳下，打算抓着裸露的椽子扒上屋顶——如果还像刚才那么做，屋顶无疑会再次塌陷。

他挣扎着、努力着，终于爬上了房顶，但他没有立即站起身，而是蹲在原地仔细环顾。黎明将近，北面的乌云业已散去，雨停了。周边寂静无声，一切还在睡梦中。他望向院门，哨兵披

着草编蓑衣靠墙打盹，这让他放下心来，长舒了一口气。

他保持跪姿爬向屋后，退下房顶。唯恐跳下去的落地声会惊动哨兵，他不声不响地溜到地面，悄悄地向北匍匐而行。

转过一条街，越过一条巷，再穿过那条路，就能抵达成吉思汗庙东侧……他庆幸命运拯救了自己，虔诚地祷告苍天：“苍天佛祖啊，我还活着！”

正当他念念有词、默默祈求时，听到短促而有力的喝令声：“站住，干什么的？”惊得他就势躺在地上，紧闭双眼暗自祈祷。这回只能任由摆布了……他想着，彻底瘫成了一堆。

他听见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感到肌肤都在抽搐，呼吸加快，心脏猛烈地跳动。脚步声忽然停了下来。

“我就猜到你会这一手，起来吧！”熟悉的声音蓦然进入耳窝。

吓得缩成一团的哈日脑亥慢慢地抬起头来，诧异地说着：“嗨，原来是你啊，吓得我差点尿了裤子！……”边说边站了起来。

巴图托拉嘎微笑着站在他面前。

“你打算去哪里？”

“慌得我自己也不知道去哪里，我是无处可去的人！”

“难道你忘了咱们借宿的那一家吗？”

“啊？”哈日脑亥眼睛睁得老大，在闪闪发光。

“老天爷用雨露拯救了你，说明你的死期还没到！快走吧，你这灰头土脸的黑脸公羊，趁人们熟睡，抓紧赶路！”巴图托拉嘎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大把纸币塞到他手中。

哈日脑亥双手颤抖，激动得眼含热泪地说：“只要我活着，今生今世，直到下辈子转世，我肯定会报答你的恩情！……”

第三十九章 阴影

命运往往会使您如同灯蛾扑火、鹰蛇相搏
般危在旦夕，看看这群酒囊饭袋，早早就钻进
了被窝，这就是阿不亥塔拉的现状。

伯大胆就像《英烈传》中描绘的壮士一样鼾声如雷。他也能
可怜的，白棠被日本人杀害以来，他的性格变化很大，成天自言
自语或者酩酊大醉，红着个眼，犹如愤怒的公牛又蛮又横，人们
担心他会变得更加昏庸，都不愿理他。看看，这都啥时候了，他
仍在昏睡，快变成一问三不知的懒汉醉鬼了。

当阿不亥塔拉即将进入梦乡时，有个人像猫一样悄无声息地
朝楚鲁图木家大院靠近，胯下坐骑浑身是汗。那人在他家马桩前
下马时，四条护院犬叫都没叫一声，真叫奇怪。看见有人在门前
下马，昭德宝好生奇怪地走下炮台问道：“什么人？”那人挤着公
鸭嗓答道：“小点声！我是余粮堡的扎拉生！”昭德宝听后愣了一
下，扎拉生应该是哑嗓门，这人虽然做作地学舌，但说话声咋也
不像扎拉生。

“白天输了黑夜捞？”昭德宝不耐烦地说。

“让马晾晾汗再卸鞍，而后放它吃草，天亮时分再拴上！”这

个所谓的扎拉生就像昭德宝的主人似的发号施令后，才进到里屋。从他后面望过去，此人腰板挺直，真像当家的，只是捂着口鼻，肯定有什么事。

拴在马桩上的马儿哧哧嘶叫着。昭德宝按照客人的嘱托，将他坐骑牵到一处营养丰富的草滩，绊住前蹄觅草。返回时，看见主人的佛龕房里有两条人影在灯光中晃动。

半夜时分，昭德宝再次来到院里，朝佛龕房望去，二人的身影依然在灯光中摇曳，不知在讨论什么重要事项。反常的是，巴达玛房间却不见灯光，说明没让她准备夜宵，

楚鲁图木走到院里，从窖里提出羊肉，又回到屋里。他们冬季宰牲储肉时，会把风干肉、半干羊肋巴和撒盐驼肉条等储藏入窖，经常在火盆上烤肉吃，昭德宝对此太熟悉了。

未见巴达玛的影子，宝勒根苏乐也未出现，伯大胆醉得像个死猪，绍苏尔因连续熬了几个夜岗，正在补觉，鼾声大作。昭德宝正在疑惑不知叫谁给他们煮肉时，只见主人从外面抱进了干树疙瘩，这才知道他们是在火撑子上烧烤羊肉。

二人在佛龕房中一直待到天破晓。昭德宝怀着好奇心想搞清楚他们在干啥，夜间本该轮岗也未叫醒绍苏尔，全由他一人揽了下来。黎明刚一显现，楚鲁图木就来到昭德宝身旁嘱咐他备好客人的马，然后又返回屋里。

当昭德宝备好马时，这位自称是扎拉生的人捂着口鼻——还是让人看不清脸，像猫一样蹑足来到马前，麻利地一勒马肚带，踏蹬而去，跟昭德宝连一声招呼都没打。

昭德宝怔怔地望着那人的背影，主人来到他身旁强调，不得对任何人透露夜里来过人的事情。说完，他打着哈欠回到屋里。

这样一来，更让昭德宝摸不着头脑。什么人趁夜深人静像窃贼一样潜来，奸夫一样遁去？

此人肯定不是扎拉生！……但也猜不出是谁，成了无法破解

的谜。

昭德宝回到住屋，摇醒绍苏尔，伸手朝外一指，困得连说话劲都没有，囫囵躺倒便睡，一会儿就打起了鼾。绍苏尔心里高兴得不得了：这家伙夜里咋就没叫我换岗？他是否跟寡婆巴达玛睡上了？哈哈……那可就失笑死人了，干柴遇火、麻绳见水，一缩一涨，火星四溅！……他伸着懒腰朝外走去。

天已大亮，秋天的露水真叫个大。草尖上滚动着滴滴露珠，在初升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亮。

东营子起得早的就数老高家，东西营子合起来也是老高家点火最早。蒙古族人真叫个懒，太阳都照在屁股上了，还不起床。老高家的炊烟好像在显示这家的勤快，扶摇直上。

昭德宝倒头便睡，可睡了个死，抬走他也不会醒来。绍苏尔在院墙外巡查，发现了有人乘马离开的痕迹，但人口众多的这个家庭未见少人。伯大胆刚刚起床，出外解过手后喝茶去了，巴达玛忙于煮茶，没有一点空闲，当家的起来后正为烈驼刮毛挠痒。唯有宝勒根苏乐脸如挤过汁的白菜帮子似的干瘪瘪的，嘴唇耷拉得老长，她拐过墙角蹲了一会儿，返回时嘴里絮絮叨叨、骂骂咧咧，走路磕磕绊绊、踉踉跄跄。近来，夫人眼角犯鼓、眼袋下垂，越发瘦得不成个样子，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风姿，常常是不狂笑就骂人，或者砸东西……她咋变成这个样子？

伯大胆与原来相比亦有变化，吼叫的次数少了，只是愣愣怔怔的不知饥饱、不知醒觉，酒喝得越发上劲，就没有一个清醒的时候，每当喝到八分醉总要到鬼沙梁走一遭，在那儿待上半天才回返。

一切均在变化！……绍苏尔感到奇怪。宝勒根苏乐的酒瘾越来越厉害，尤其是伯大胆，快变成无底洞了，他家前往余粮堡刘掌柜那里拉酒的次数也多了起来。

那天晚上的黑影来他家又走了以后，楚鲁图木丢了魂似的，

话不多了，呆立的时候多了。人们搞不清楚拥有数千头牲畜的人有啥可愁的。今日楚鲁图木牵着烈驼去了趟哈拉敖包，到那儿后放开骆驼让它觅草。看来烈驼不喜欢敖包边上又密又软的青草，口喷白沫，不时昂头望向西梁。

楚鲁图木跪坐在敖包前，浮想联翩。他也醒悟到现在自己必须理顺杂乱的思绪，于是久久地注目凝视着敖包。

敖包仍是那座敖包，形状如前。从他懂事起，这座敖包就耸立在这里。在年年的祭礼上人们添土加石，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月更迭，她显得越发壮观。父亲私下对他说过，此敖包是在曾祖父手上垒起来的，现在已经变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保护神，依然继续保佑着他们的家业。“这尊圣物今后仍会拯救我们，保佑我们生活更加富足安康。”父亲在世时经常如此教诲。

正午的阳光照在敖包顶，其投影由偏东的斜长形转向正北，并且渐渐缩短。从小晌午直到正午，楚鲁图木杵在那里动也未动。哈根湖的芦苇、蒲草开始泛黄，预示着深秋已近。

在严冬降临前有很多事情要办，楚鲁图木这几天想着这些，觉也没睡好。从他出生起，直到五十岁，才晓得失眠的感觉，他满腹愁肠地在深渊中挣扎。这可是他家族四代艰苦卓绝、流血流汗积累下的财产啊！……

想到此，他的心都在疼痛。富人难躲一灾，英雄难避一弹！这句话的含义他现在才明白。他醒悟到，是该做出决定的时候了，要坚决果断。就像出生时接受苍天大地的洗礼一样，又像佛界所谓的转世再生一般，他将要做出惊人的举措。

久坐在敖包前喃喃自语的楚鲁图木，大腿开始发麻，正待起身时，看见快腿绍苏尔正从敖包背后朝这边走来。

“当家的，来客人了！……”他老远就喊了起来。

“谁呀？”

“是扎拉生，两套马的车上拉了能盛一石粮的两口大酒坛，

正在卸货呢，我从炮台上看见您在这里……”绍苏尔喘着粗气，用袖口擦着额头说。

楚鲁图木站起来，心想，他这时候干啥来了？还没到收皮货季节，杀牲宰畜时间还尚早。他疑惑地往回走。

昭德宝打着哈欠、伸着懒腰来到屋外，夜里的困乏白天来弥补，咋也不行，根本补不了……先前捂着口鼻猫一样潜来、蛇一样遁去的扎拉生，咋又回来了？还赶着两套的马车……这到底是咋回事？他惊诧无比。扎拉生长得虽然消瘦，但声音粗哑，昨天那条黑影的音色轻柔且嘶哑……体形却差不多。

“先前你刚刚离开，怎么像条没被杀死的蛇一样又溜了回来？”楚鲁图木为了让其他人听到他说的话，故意大声与其打招呼。

“哪儿的事，我……我……”扎拉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正待辩解时，楚鲁图木用肩膀碰了他一下，用眼神示意说：“我是说着玩的，嘴长在我身上，咋说都行。路上还好吧？”他们交换着鼻烟壶，施过了见面礼。

扎拉生最终也没弄明白是咋回事，只能抖出点鼻烟来充塞鼻孔。

巴达玛给客人倒茶，楚鲁图木狠狠地瞪了一眼呆立一旁的昭德宝，斥责说：“丢了魂似的愣在那里干啥？还不快点从宁佈的羊群里选出一只大的，准备新鲜肉？”

一听到新鲜肉，昭德宝涎水欲滴，跨上伯大胆的笨马直奔西南。

宝勒根苏乐看到酒坛后高兴得直咧嘴，又是心肝又是小弟地叫着，叫得人家挺肉麻的。但她却顾不了这许多，掬起一捧酒，又舔又嘬地品尝起来。

“一会儿就宰羊啊，你嗓子再痒痒就不能坚持一下吗？”楚鲁图木朝他夫人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有酒喝那就叫口福。我可等不得你那从野外抓来、现宰现

煮的羊肉，我有鸡蛋、鹅蛋下酒就可以了。巴达玛，把咸菜给我端来……”宝勒根苏乐大声嘱咐着。

太阳离山只剩一杆子高时，昭德宝才骑马抱着个羊回来。他说宁佈的羊群走到巴拉吉草场以西很远的地方，似乎在解释自己走了远路，但没人听他絮叨。绍苏尔朝上撂倒那只羊，靠近胸部割开一个小口，伸手扯断大动脉，不一会儿就扒完皮，卸成了几大块。巴达玛该上手了。她围起围裙清洗肠肚、灌制血肠。几只看家犬闻到血腥味，嚶嚶直叫。伯大胆见状，打算给犬儿们扔几块肥肉，走向它们。

“伯大胆，抱柴火烧水，好让酒肉来得更快点！”宝勒根苏乐也大声布置起来。伯大胆老实地抱来干柴，点起了火。绍苏尔、昭德宝二人各持一把刀，将肉卸成小块，向锅内扔进羊的心肺肾，又放进羊肚和羊百叶，而后有序地放进了卸好的带骨肉，不大一会儿肉锅大开。伯大胆、绍苏尔、昭德宝三人比谁都显得高兴，今夜要好好享受一番。

在上房正襟危坐的二位吃茶叙旧，当上来手把肉、血肠后开始举杯碰盏，巴达玛刚刚送进来三斤半的瓶酒。

楚鲁图木斟满酒，举杯说：“我正愁没人与我对饮叙话，寂寞无助时您却来了，对您的到来表示万分的感谢！”

“对我这个进百家门、吃嗟来食的人，您毫不吝啬地杀羊备酒，待如贵客，鄙人深表谢意！”

二人举杯共饮。

“你提供的那个神奇黑膏，连抽带吸的快见底了，这个该死的东西为什么叫人上瘾？感谢你没让我断顿，又有救了！……”楚鲁图木喝干了杯中酒，边斟边说，道出了实情。

“家底这么雄厚，管叫你坐享清福！天下是富人的天下，富人可以主宰一切。但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共产党坚决禁止鸦片，决心取缔妓院，违者将受法律制裁，通辽附近都嚷嚷遍了，